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七
三五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莊文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二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七十三

劍上

劍上

釋名曰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又斂也以其在身拱
持斂在臂內也其旁鼻曰鐔音鐔鐔尋也帶所以貫尋也

其末曰鋒末之言也

方言曰鞞

音肖

謂之室

說文曰鞞謂之衣

亦曰鞞
統音遠

字林曰夔

直例反

夔鼻也

禮記曰武王克商後散軍而郊射左射豨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播笏而武賁之士脫劔

又曰進劔者左首

尊也

又曰受弓劔以袂

敬也

周禮曰周官桃氏為劔臘廣二寸有半寸

臘謂刃
臘音獵

兩從

半之

劔脊兩面
殺趨鏑

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

莖謂劔夾
人所握鐔

以上中其莖設其後

謂從中以
却稍大之

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鈔

音刷

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鈔謂之中制
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鈔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今之匕首也各以形貌
大小帶之士勇士也

又曰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劔遷乎其地而弗
能為良地氣然也

左傳曰初虞叔有玉

虞叔虞公之弟

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

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賈害也

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

故虞公出奔共池

共池地名

又曰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

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

烏存莒大夫也

又曰吳公子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

掘地為室

王使甲坐於

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

服於門外

進羞者獻體解衣也

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

承執羞者也

光偽足疾入於窟室

恐難作王黨殺已豫避之也

專諸寘劍

魚中以進遂殺王

又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吳人皆喜唯伍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吳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屬鏹劍也又曰楚太子建為鄭人殺之其子勝在鄭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平見之曰王孫何以自厲也曰將以殺汝父也

又曰宋殺申舟楚子聞之劒及寢門之外也怒

家語曰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劒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劒自衛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暴則以仁圍之何必持劒子路曰由乃得聞此言也請攝齊以受教又曰顏回曰願鑄劒戟為農器

戰國策曰韓卒之劒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宛馮龍泉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當敵於甲盾耳此天下名

器也

國語曰齊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曰小罪謫以金美金以鑄劔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試諸壞土乃甲兵大足也

史記曰吳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好季札劔口弗敢言季札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劔繫徐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當誰予乎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又曰平原君及毛遂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日
中不決遂按劍而上請平原君曰從者利害兩言而決
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
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之胡不下吾
乃與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今十步之內
王不能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且遂聞湯以七
十里之地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今楚
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

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諸侯乃定從

又曰范雎傳云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大以遠思慮而御勇士恐楚之圖秦也

又曰李斯上書云今陛下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此數寶者秦不生一馬

又曰陳平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腰中當有金寶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無有乃止

又曰鄒陽上書梁王云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于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又曰高祖送徒驪山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

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
劍斬蛇

又曰高祖置酒雒陽宮曰吾有三傑而能用之故吾以
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
以為吾擒也

又曰高祖擊英布時為流矢所中高祖問醫曰病可治
乎醫曰可治于是高祖慢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
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又曰伍員奔吳船人濟之員感其德解寶劍賜之船人
曰子達吳勿相忘劍則不敢以當

又曰魏相為丞相好武皆令諸吏有奏事者帶劍而前
奏或有不帶劍者入奏事乃借錯劍而方敢入

又曰荆軻衛人之燕燕人謂之軻卿軻卿好讀書學擊
劍以術說元君元君不用

又曰司馬相如好讀書學擊劍故母名曰犬子

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

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

搃具劍

應劭曰搃具標首之搃磊落壯大之貌

又曰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中大夫陸賈賜佗印為南越王王賜賈橐中裝千金賈有五男乃出所使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值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給人馬酒食極歡十日而更約所死家得寶

劔其遊漢庭名聲籍甚

言狼籍甚盛也

又曰朱博奏王莽為庶人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
選門下掾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
聞其名莽後病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劔欲以為
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癥美玉可以滅癥休
復辭讓莽曰君嫌其價耶遂椎碎自裹以進休乃受之
又曰朱雲曰臣願請上方斬馬劔斷佞臣一人首上問
誰對曰安昌侯張禹上怒

又曰龔遂為渤海太守務農勸人賣劍買牛曰何為佩牛乎

又曰沛公從百餘騎見羽於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乃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汝入以劍舞因擊殺之莊入為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獲免

又曰孝景帝賜衛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

曰劔人之所施易獨留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常盛未嘗服也

又曰質氏以治削而鼎食

注治刀劔也

又曰王莽使武賁以斬馬劔挫音董董忠

又曰梁冀帶劔入省尚書張凌呵叱令出冀跪謝凌不應因劾奏詔以一歲俸贖罪

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留鄴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洗足問如何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

大儒也使者出告鄴生瞋目按劍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也

後漢書曰韓稜為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寵劍

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泉

晉太康記曰汝南西平縣有龍泉可淬刀劍特堅利

汝南即楚分野也

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

椎音直追切漢官椎成作鏗成

時論者為之說以稜深有謀故得龍泉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謝承後漢書曰延熹中詔應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積惡
放恣鑊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急焦爛以雪國耻朝廷以
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序重任奉之廢興期在
於今賜俸錢十萬駮犀方具劔金錯把刃劔革帶各一
奉其勉之也

又曰吳郡張業字文仲叔為郡門下掾送太守歸鄉里
至河內遇賊業拔劔與賊交戰而死子武時幼不識父
傷父喪不還每至節日持業所遺劔至河內到業死處

醞酒悲哀感動路人

東觀漢記曰世祖十三年外國有獻名馬寶劍直百金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

又曰馮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數日賜駁犀具劍紫艾綬玉玦各一

又曰建武二年遣馮異西擊赤眉平關中上自河南賜異乘輿七尺玉具劍

又曰光武有駭犀之劍以賜陳遵

魏志曰文帝為太子時與鄧庶飲酣論及劍術不決時方食甘蔗因以習之下殿數交三中其臂

魏畧曰嚴翰字公仲器性重厚篤好擊劍

魏氏春秋曰魏武過城臯故人呂伯奢伯奢不在家人為供具聞其食器聲疑其圖已夜手劍殺八人既見食飲廼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令人負我

吳書曰太史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

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
晉書曰上公九命則劔履上殿

又曰張軌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甚悅遺軌以帝
所賜劔謂軌曰自隴已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劔
矣

又曰武庫火歷代之寶孔子履漢高斬白蛇劔王莽頭
皆失所在張華見龍劔排戶而飛去

又曰何攀除兗州刺史錫班劔赤舄

又曰王如初聚衆作逆敗王敦弟稜愛驍武請敦配麾下稜甚加寵遇如數與敦將角射鬪爭為過稜杖之如甚以為恥初敦有不軌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異已乃密使人激怒如勸令殺稜因稜閒宴如請劍舞為勸稜許之如乃舞刀為戲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遂直前斬稜敦聞而佯驚亦捕如誅之

又張華傳曰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唯司空張華以為不然及吳

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唯牛斗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效歟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宥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

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牛斗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大朝將亂張公當受上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以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

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子
爽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
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
章沒者懼而返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爽
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
物多此類

晉書載記曰劉曜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於俗隱迹管
涔山以琴書為事嘗夜閒居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

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劔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
劔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為室背有銘云神劔服御除
衆毒曜遂服之劔隨四時變為五色

崔鴻後趙錄曰張賓闊達有大節嘗自謂昆弟曰吾自
言智策鑒識不後張子房但不遇高祖耳勒與諸將下
山東賓曰吾歷覽諸將獨胡將軍可與共成事者乃提
劔軍門大呼請見

宋書曰初世祖嘗賜謝莊寶劔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

別後爽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劔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為知言

梁書曰天監五年廬陵太守王希聃于高昌縣獲銅瑞劔二口以聞曰薄伐凶醜而龍淵耀質匈奴將滅白旗表徵

又曰七年會稽太守衡陽王元簡上言餘姚縣掘地得劔二口又於縣東江水中得劔一口文漫若雌雄

又曰羊侃初為尚書郎以勇聞魏帝嘗謂曰郎官為卿

為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以手抉殿柱沒指
魏帝壯之賜以珠劍

三國典畧曰侯景篡位遷豫章王棟別宮白虹貫日三
重其夜月入太微掩帝坐景所帶劍水精標無故墜落
景身自俯拾心極惡之

五代周史曰鄭仁誨字日新晉陽人父霸累贈太子太
師仁誨幼事唐驍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
佩劍將刺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唯仁誨端立以俟畧

無懼色紹光因擲劍於地謂仁誨曰汝有此器度必當
享人間富貴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三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七十四

劒中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劒五枚三大二
小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磐郢四曰魚腸
五曰鉅闕秦客薛燭善相劒王取豪曹示之薛燭曰非

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今豪曹五色黯然無華殞其
光亡其神矣王復取鉅闕示之薛燭曰非寶劍也夫寶
劍金錫和同氣如雲烟今其光已離矣王復取魚腸示
之燭曰夫寶劍者金精從理至本不逆今魚腸倒本從
末逆理之劍也服此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王取純鉤
示之薛燭矍然而望之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沈沈如芙
蓉始生於湘池觀其文如列星之芒觀其光如水之溢
塘觀其色渙如水將釋見日之光此純鉤也耶王曰是

也客有買此劍者市之鄉三十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
其可與乎薛燭曰不可臣聞王之初造此劍赤堇之山
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灑道雷公發鼓蛟
龍捧爐天帝裝炭太一下觀於是歐冶子采天地之精
悉其伎巧造為此劍吉者宜王凶者可以遺人凶者尚
直萬金况純鉤者耶取湛盧示薛燭曰善哉銜金鐵之
英吐銀錫之精竒氣託靈有遊出之神服此劍者可以
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他國允常乃以湛盧獻

吳吳公子光殺吳王僚湛盧去如楚昭王寤而得召風
胡子問之曰此劍值幾何對曰赤堇之山已合若耶之
溪深而不測羣神上天歐冶已死雖有傾城量金珠玉
不可與况駿馬萬戶之都乎

又曰越王問范蠡用兵行陣對曰越有處女出於南林
之中願君王問以手戰之道立可見也處女將見道逢
老人自稱袁公袁公曰聞子善為劍願一觀之女曰妾
不敢有隱袁公即跪拔林之竹處女即接其末公操其

本而刺處女處女因舉杖擊之袁公即飛上樹變為白
猿女別去見越王越王大悅乃命五校之隊長高才習
之以教軍人當此之時皆稱越女劍

又曰干將者吳人與歐冶同師俱作劍前獻劍一枚闔
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
耶莫耶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作劍採五山之精合六
合之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
鐵之精未流莫耶曰子以善為劍聞於王王使子作劍

三年不成者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莫耶曰夫
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當得人而後成
干將曰昔吾師之作冶也金鐵之穎不消夫妻俱入冶
爐之中莫耶曰先師親爍身以成物妾何難也於是干
將夫妻乃斷髮揃音剪指投之爐中使僮女一作子三百鼓
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
莫耶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闔閭
甚惜之

又曰伍子胥過江解劍與漁父曰此劍中有七星北斗
文其值千金

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
越有歐冶子此二人寡人願賚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
吳王請此二人為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
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之為鐵劍歐冶子干將鑿
茨山洩其溪取其鐵英為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
三曰工市劍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之精神大悅

見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其名為何風胡子曰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楚王曰何為龍淵太阿工市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太阿觀其鏗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市觀其鏗從文間起至脊而止如珠而不可枉文若流而不絕晉魏聞此三劍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盡庫無兵革於是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

此劍威耶寡人力也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劍鐵耳固能有精神如此乎風胡子曰神農以石為兵黃帝以玉為兵禹以銅鐵為兵天下皆服此亦鐵之神也王之德也

又曰闔閭冢吳縣閭門外名曰白虎丘磐郢魚腸之劍在焉十萬人治之葬三日白虎居上號曰虎丘

又曰伍子胥走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恒人因載入船子胥即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

之劍值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王有令曰能
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吾欲得荆王之千金何以子百
金之劍為漁者渡子胥之津曰亟餐而去無令遣追者
及子也子胥行即覆船而死

琴操曰聶政父為韓王冶劍過期不成王殺之時政未
生壯問母知之乃上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厲吞
炭變音七年琴成入韓逢其妻從置櫛對妻而笑妻泣
曰君何似政齒政曰天下人齒相似反入山援石擊落

其齒以刀內琴中刺韓王

烈士傳曰干將莫耶為晉君作劍三年而成劍有雌雄天下名器也乃以雌劍獻君留其雄者謂其妻曰吾藏劍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上劍在其中矣君若覺殺我爾生男以告之及至君覺殺干將妻後生男名赤鼻具以告之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劍思於屋柱中得之晉君夢一人眉廣三寸辭欲報讎購求甚急乃逃朱興山中遇客欲為之報乃刎首將以奉晉君客令鑊

煮之頭三日三日跳不爛君往觀之客以雄劍倚擬君
君頭墮鑊中客又自刎三頭悉爛不可分別分葬之名

曰三王家

列異傳曰莫耶為楚王作劍藏其雄者
搜神記亦曰為楚王作劍餘悉同也

孝子傳曰眉間赤名赤鼻父干將母莫耶父為晉王作
劍藏雄送雌母孕赤父曰男當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
生石上劍在其巔及產果母以告赤赤破柱得劍欲報
晉君客有為報者將赤首及劍見晉君君怒烹之首不
爛王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首墜湯中客因自擬之三首

盡廢不分乃為三家曰三王家也

文士傳曰魏文帝愛楊脩才脩誅後追憶脩脩曾以寶劍與文帝帝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楊脩劍也

周斐先賢傳曰許嘉給縣功曹儀小吏當持劍侍及功曹月朔具朝并持炬火嘉於是忿然歎曰男兒為吏不免賤役投其炬於地以劍帶槐樹趨謁府門

南記曰魏應字尹伯任城人明魯詩章帝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侍受賞賜劍玦衣服

先賢行狀曰王烈字彥方通識達道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以後將改過子既已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有盜畏君聞之反與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已而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為善也暮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字不以告頃

之老父復行失劍於塗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劍主永失訴取而購募或至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攬其袂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人子請告吾姓名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見之使人見之乃昔時盜牛人也

雷煥別傳曰煥字孔章鄱陽人善星歷卜占晉司空張華夜見異氣起牛斗華問煥見之乎煥曰此謂寶劍氣

華曰時有相吾者云君當貴達身佩寶劍此言欲效矣
乃以煥為豐城令煥至縣移獄掘入三十餘尺得青石
函一枚中有雙劍文采未甚明煥取南昌西山黃白土
用拭劍光艷照耀乃送一劍并少黃土與華自留一劍
華得劍并土曰此干將也莫耶何復不至然天生神物
終當合耳乃更以華陰赤土一斤送與煥煥得磨劍鮮
光愈亮及華誅劍亡玉匣莫知所在後煥亡煥子夾帶
劍經延平津劍無故墮水令人沒水逐覺見二龍長數

丈盤交須臾光采澄發曜日映川

說苑曰經侯往過魏太子左帶玉具劔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

又曰西閭過渡河而溺焉能說諸侯過曰干將莫耶拂

鍾不錚以之攝履曾不如兩錢之錐

錚楚庚切

又曰齊遣淳于髡到楚髡為人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耶而使子來子何長也髡對曰臣無所長腰中七尺之劔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

飲酒

鹽鐵論曰所謂利兵者非謂吳楚之鋌干將之劍也以
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
以道德為冑仁義為劍莫之敢當莫之敢禦湯武是也
今不建不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任匹夫之役而行三
尺之刃亦細矣

魏文帝典論曰余好擊劍善以短乘長選茲良金命彼
國工精而煉之至于百辟其始成也五色駭鑪巨橐自

鼓

又曰建安二十四年二月丙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

長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五兩淬以清漳厲以礪音儲

諸音飭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星名曰飛景礪音儲

礪音儲
礪石也

世說曰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觀無
所見唯有一劍停在空中欲進取之劍作龍鳴虎吼遂
不敢近俄而徑飛上天

又曰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好寶劍

可值百萬常在母鍾太夫人所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
與母取劔仍竊去不還荀深知是鍾無可得求思所以
報之鍾會兄弟共以千萬起新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
住荀善畫於是潛往畫鍾門堂並作太傅形像衣冠狀
貌如平生二鍾來入門便大感慟於是宅遂空廢

陶宏景刀劔錄曰夏禹字高密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
鑄一劔長三尺九寸後藏之會稽秦望山腹上刻二十
八宿文有背面面記星辰背記山水日月

又曰啓子少康在位二十九年歲次辛卯二年春鑄一銅劍上有八面長三尺一寸頭方

又曰孔甲在位四十年以九年歲次甲辰採牛頭山鐵鑄一劍銘之曰夾古文篆長四尺一寸

又曰太甲在位三十二年以四年歲次甲子鑄一劍長二尺九寸文曰定光古文篆書

又曰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歲次戊午鑄一劍長三尺銘曰照膽大篆書

又曰周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二年歲次壬午鑄五劍
各投五岳鎮方岳大篆書長五尺

又曰簡王夷在位十四年歲次癸酉鑄一劍銘曰日駿
長三尺大篆書

又曰秦昭王在位五年元年丙午鑄一劍長三尺銘曰
誠大篆書

又曰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三年丁巳採北祗銅鑄二劍
銘曰定秦李斯小篆書李斯則一口埋在阿房闕下一

口埋在目觀臺長六尺

又曰前漢劉季在位十二年季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鐵劍長三尺小篆書銘曰赤霄及貴常服之此即斬白蛇之劍也

又曰文帝恒在位二十三年以初元十九年庚午鑄三劍各長三尺三寸銘曰神龜形以應大橫之兆帝崩命入玄宮

又曰武帝徹在位五十四年以元光五年乙巳鑄八劍

各長三尺六寸銘曰八服小篆書嵩翟衡華泰山皆埋
之

又曰宣帝詢在位二十五年太始四年鑄兩劍各長三
尺一曰毛二曰貴以應足下毛祥背小篆書

又曰平帝衍在位五年元始元年辛酉掘得一劍上有
帝名因服之大篆書

又曰新室王莽在位十八年建國五年造威斗及神劍
背練五石馬之名曰神勝萬國伏小篆書長三尺六寸

又曰劉更始聖公在位二年自造一劍銘曰更國小篆書

又曰後漢光武帝秀在位三十三年未貴時南陽鄆水中得一劍文曰秀霸小篆書服之

又曰漢明帝莊在位十八年元平元年戊午鑄一劍上作龍形沈之于洛水

又曰章帝烜在位十三年建初八年鑄一金劍投之伊水以厭滕人之恠弘景按水經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

有人浴輒引之投水

又曰安帝祐在位十九年永初七年鑄一劍藏峨嵋山
擬山王也

又曰順帝保在位十九年永建元年鑄一劍長三尺四
寸小篆書銘曰安漢後遂為年號

又曰靈帝宏在位二十二年以建和三年鑄四劍曰中
興一劍無故而失

又曰魏武帝曹操以建安二十年於谷中得一劍三尺

六寸上有金字銘曰孟德正常服之

又曰齊王芳正始六年造一劍常服之無故失其刃但有空匣

又曰吳主孫權黃武五年採武昌山銅鐵作一口劍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方皆是南鋼越炭作之上有大吳篆字

又曰吳孫權赤烏中有人得淮陰侯韓信劍帝賜周瑜又曰孫亮建興二年鑄一劍銘曰流光小篆書

又曰孫皓建初元年鑄一劍銘曰皇帝吳主小篆書

又曰蜀後主劉禪延熙二年造大金劍長一丈二尺鎮劍口山往往人見輝光後人處處求覓不得

又曰宋劉昱元徽二年於蔣山預造一劍銘曰永蜀小篆書

又曰蜀昭烈帝章武元年辛丑採金牛山鐵鑄八劍各長三尺六寸一劍自佩一與太子一與梁王理一與魯王永一與諸葛亮二與雲長翼德一與趙雲並是亮書

作風角處所

又曰晉懷帝名熾永嘉元年造一劍長五尺銘曰少光
篆字

又曰東晉司馬衍咸和元年造劍十三口銘曰興國

又曰東晉司馬昌明太元十年於金華山頂埋一劍銘
曰神劍

又曰後魏道武帝登國元年於阿理鑄二劍一銘曰鎮
山一銘曰沈水並隸書

又曰明元帝以太常元年造一劍長四尺銘背曰太常
又曰太武帝至真君元年有道士繼天師自為帝造劍
因改元為真君劍長三尺六寸隸書

又曰梁武帝蕭衍天監元年即位至普通中歲在庚申
命弘景造神劍十三口用金銀銅鐵錫五色合為此劍
長短各依劍洞術法一曰凝霜道家三洞九真劍上刻
真人玉女名字二曰宮儀備齊六宮有劍神名无刀刻
宮宿星皇后服之三曰攝光備非常御斬刺長三尺六

寸上刻風伯雨師形名四曰九天出軍行師君執授將
長五尺金鏤作蚩尤神形五曰伐形刻符籙道家登真
圖口訣六甲神長五尺六曰四目突宮闈茵被卧止小
室帳帳中長三尺五寸七曰五威靈光長二尺許半身
丑上刻星辰北斗天市天魁二十八宿服此除百邪魑
魅去厭帥伏用之八曰風鳥有惡鳥鳴起鎮之上有黃
帝咒法禹步形執用之九曰司命行刑煞罰者執之賜
萬姓自裁者十曰禮劔生畜男子弧矢穀劔則用之十

二曰永昌鎮國安社用之長七尺十三曰閏劔長六尺
所以作十三口象閏月故也取上元甲子時加斗魁加
歲正月旦合合之取風雷雨震日止環偏長八寸文曰
服之者永治四方小篆文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七十五

劍下

呂氏春秋曰伍員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刺度之已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與丈人曰千金劍也願獻之丈

人丈人不受曰荆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石金
千鎰昔者子胥過吳尚猶不取今我何用子之千金劍
為乎伍員遇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每食必祭
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將奚不有名不可得
而聞身不可得而見

又曰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韌也黃白雜
則堅且韌良劍也難者曰白所以不為韌也黃所以不
為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韌又柔則鏷堅則折劍折

且鍔焉得為利劔劔之精未革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
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
說則堯桀無別矣此忠臣之所患賢者之所廢也

又曰荆有次非者

一作

得寶劔於干遂

干遂

還反涉江

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汝常見兩
蛟夾舟而舟中之人有全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
非曰若如是吾固江中腐肉朽骨耳棄劔而已余何愛
焉遂攘臂祛衣拔劔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舟中之人

皆獲全荆王聞之仕以執圭

周禮侯執信圭楚以次非為勇武侯

孔子聞

之曰腐肉朽骨猶能除害見幾哉

又曰劔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

又曰楚王有涉江者其劔自舟中墜於水遽刻其舟曰是吾劔之所從墜也舟止從其所刻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劔不行求劔若此不亦惑乎

龍魚河圖曰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上多山川積石名為昆吾石冶其石為鐵作劔光明照洞如水精以

割玉如土

又曰劔名飛揚

山海經曰鮫魚皮有珠文而堅可以飾刀劔口

又曰汲郡冢中得銅劔一枚長三尺五寸今所名干將
劔明古者通以錫銅為兵器

又曰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劔

廣雅曰斷蛇魚腸純鈎燕支蔡愉屬鏤千勝堂谿墨陽
並劔名也

周遷輿服雜事曰劍所從來久矣其後准朝服帶劍晉朝魏代以來貴者玉飾首賤者以蚌金銀玳瑁為雕飾張敞晉東宮舊事曰太子儀飾有玉頭劍

古今注曰吳大帝有寶劍六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

十洲記曰流洲在西海中上有山川積石為昆吾冶其石成鐵作劍光明照如水精狀割玉如泥

漢武內傳曰王母帶分景之劍上元夫人帶流黃擇精

之劍

神仙傳曰真人去世多以劍代形五百年後劍亦能靈化其驗矣

西京雜記曰漢高祖斬蛇劍以七彩珠九華玉為飾五色瑠璃為匣刃上常如霜雪光景照外開囊拔鞘輒有風氣射人

拾遺記曰顛頊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赴指其方則尅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吟

又曰越王句踐使工人以白牛白馬祀昆吾山神以成
八劔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則日光晝暗金者陰也陰盛
則陽減二曰斷水畫水開即不合三曰轉魄指月蟾兔
為之倒轉四曰懸剪飛鳥遊遇觸其刃如斬截焉五曰
驚鯢以之沈海鯨鯢為之深入六曰滅魂仗之以夜行
不遇魑魅七曰却邪有妖魅見之則止八曰真剛以之
切玉斷金如刻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也

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於牛斗之間占

者以為吳方興唯張華以為不然及平紫氣愈明張華
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屏人問天文將來吉凶孔
章曰無他象唯牛斗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之精上徹於
天耳此氣自止始嘉平至今日衆咸謂孫氏之祥唯吾
識其不然今聞子言乃玄與吾同今在何郡曰在豫章
豐城張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移獄掘深二丈得玉
匣長八九尺開之得二劍一龍淵二即太阿其夕牛斗
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龍淵而進之劍至張公於

密室發之其光照室煥若電發後張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誠其子爽曰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中躍出初出猶是劍入水乃變為龍逐而視之見二龍相隨而逝焉孔章曾孫穆之猶有張公與其祖書反覆有根據豐城縣後有掘劍窟方廣七八尺

搜神記曰東越閩中有嶺高數十里下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常病都尉及長吏下夢巫覡欲得

童女常八月朝祭送蛇輒吞之已用九女李誕有小女
名寄應募而行乃請好劍咋蛇犬作數斛崖密灌之以
置穴口蛇出頭大如困目如二尺鏡先啖崖密寄便放
犬咋蛇以劍斫殺得九女髑髏越王乃聘寄為后

又曰會稽賀瑀字彥琚得疾不知人唯心下溫二日蘇
云吏以將上天入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層有印中層
有劍使瑀唯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層取劍而出門吏曰
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劍唯得使社公耳

異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舊履高祖斬
白蛇劍王莽頭等三物中書監張茂先懼難作列兵陳
衛咸見此劍穿屋飛出莫知所向

辛氏三秦記曰三月三日秦昭王置酒河曲有神人自
泉而出捧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

老子曰服文彩帶利劍

又曰善攝生者兵無所容其刃

莊子說劍篇曰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

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幾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左右曰莊子能說王之意止劔士太子奉千金莊子莊子弗受與使皆往見太子曰聞太子欲用周者絕王之喜好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者唯劔士也莊子諾周善為劔太子曰吾王所好劔士也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見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見王事必大逆莊子請治劔服三日太子乃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

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焉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七夜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捧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以久矣王曰夫子御杖長短如何莊子曰臣之所奉皆

可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
曰有天子之劍有諸侯之劍有庶人之劍王曰天子之
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無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衛
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鈇苞以四夷裹以四時統以渤
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
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
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
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

之劔以智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
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鈇此劔直之亦無前舉之亦
無上按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
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人意以安四鄉此劔一用如雷
電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此諸侯
之劔也王曰庶人之劔何如曰庶人之劔蓬頭突鬢垂
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
額下決肝肺此無異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

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
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王安坐
定氣劍事畢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伏斃其
處矣

又曰干越之劍匣而藏之不敢輕用寶之至也

又曰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必為鏌鋇

列子曰魏黑卯以匿嫌殺邱邴章

匿嫌私恨也

邴章之子來

丹謀復父讎而丹氣甚猛其形甚露露羸恥假力於人誓

以手劒而黑卵力抗百人非人類也其視來丹猶鷓鷯也來丹之友申抱曰子銜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抱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之寶劒三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為來丹適衛見孔周執僕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周曰吾有三劒唯子所擇而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觸泯然無際經物而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

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有其狀其觸物也竊然有聲
經物而物不疾三曰宵練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
影而不見形其觸物甚然而遂過也隨過隨合覺疾而
不及血此三寶劍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不能害人柙
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跪
而授其下劍丹再拜受之執劍從黑卵醉偃卧牖下自
頸至腰三斬黑卵不覺丹以黑卵死趣而退遇卵子於
門又擊之三下如接虛卵子方笑丹知劍不能殺人也

歎而歸卵醒怒妻子醉而覆我使我嗑疾而腰急其子
曰丹之來遇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強彼其厭
我哉

又曰宋有蘭子者以數千宋元君弄七劍迭躍之五劍
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

又曰周穆王征戎獻昆吾之劍赤刀切玉如泥

管子曰昔葛天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為
劍鎧此劍之始也

又曰羽劔珠飾者斬生之斧也

墨子曰良劔期乎利不期乎莫耶

孫卿子曰干將莫耶巨闕辟閭皆古之良劔也

尉繚子曰吳越臨戰左右進劔

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接兵用刃此將軍也一
劔之任非將軍事也

又曰一賊缺劔擊於市萬人無不觸辟者臣以為非一
人獨勇一市萬人皆不肖

尸子曰水試斷鵠鴈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劍也

燕丹子曰荆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椹

音砧

其脅秦王曰

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姬人

乃歌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

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而走荆軻擲劍中

銅柱焉

淮南萬畢術曰拔劍倚戶兒不夜驚

又曰夫淳劍魚腸之始下夫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

高誘注曰魚腸
繞屈譬若魚腸

又曰劔工惑劔之似莫耶者唯歐冶能名其種

歐冶良工也

玉工炫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

碧盧或作武夫猗頓魯人

抱朴子曰歐冶不能鑄鉛錫為干將

符朗子曰符朗棄千金之劔抱朴子趨曰何夫子棄大
而存小乎符朗不應

賈子曰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劔諸侯三十而冠帶劔
大夫四十而冠帶劔隸人不得冠庶人不帶劔

亢倉子曰蜚景之劍威集白日氣成紫蜺以之封獲則

刀劓

俱衛切

刃也無擇

蜚景神劍也劓鏃也神劍雖利以之獲稻猶同於鏃刃者也

及

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千里之內不留

行矣

凶邪流毒濕疫之氣也此神劍之能辟凶邪故威光所行千里之內未嘗留止者也

宋玉大言賦曰長劍倚天外

班固幽通賦注曰衛靈公太子蒯瞶為無道好帶長劍

長一丈公鍊乃作短者長一尺公知不可以傳國乃逐

之

魏都賦曰劒則流彩之玆質素之寶乍虹蔚波映或龜
文龍藻服之可以劒百蠻指麾可以開昏擾

古詩曰腰中康盧劒可直千萬餘

博物志曰劒後
康盧名曰屬鏃

又曰何意百鍊鋼化為繞指柔

班固詩寶劒直千金

又曰延陵輕寶劒

曹子建詩曰拊劒西南望

江文通詩曰倚劒臨八荒

宋鮑昭詩曰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沈吳江裏雄
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闕有崇扃一為天地別豈直
限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儻還并

梁吳鈞詠寶劍詩曰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溪照人如
照水切玉如切泥鏐邊霜凜凜匣上風淒淒寄語張公
子何當來見攜

梁崔鴻詠劍詩曰寶劍出昆吾龜龍夾采珠五精初獻
術千戶竟論都匣氣衝牛斗山形轉鹿盧欲知天下貴

持此問風胡

曹植七啓曰步光之劍

越劍名

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

翡翠緣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
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

張景陽七命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

陽劍名也

耶谿之鋌赤

山之精銷踰羊頭

羊頭骨銷之也

鑊以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

灌

皆銷鍊名

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氣化成陽文陰縵既亦

流綺星連浮綵艷發光如散電質如曜雪霜鏹水凝冰

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
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斷浮槎以為三絕
重甲而稱利

又曰若其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兩都或
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
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
夏承風此蓋希代之神兵也

楚詞曰執堂溪以

堂溪
劍名

拂蓬萊干將以割肉

又曰撫長劍兮玉珥

珥劍也

又曰余幼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帶長缺之陸離冠

青雲之崔巍

高貌

後漢孫瑞劍銘曰天生五才金德惟剛從革作辛含景吐商辨物利用勲伐彌彰暨彼良工歐冶干將爰造寶劍巨闕墨陽精通皓靈獲茲休祥剖山竭川虹蜺消亡昭威耀武震動遐荒楚以定霸越以取強

晉裴景聲文身劍銘曰器以利顯實以名舉長劍耿介

體文經武陸斷玄犀水截輕羽九功斯像七德是輔

晉張協太阿劔銘曰太阿之劔世載其美淬以清波歛以越砥如玉斯曜若景在水不運自肅率土從軌

簡文帝謝勅賚方諸劔等啓曰纔發玉函雕竒溢目始開牙檢麗飾交陳已足丹霞之暉乍比青雲之制身文且貴器用惟宜寒暑兼華左右相照

梁沈約為東宮謝勅賜益嘗君劔啓曰田文重氣殉名四豪莫及寶劔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

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七十六

刀上

釋名曰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乃擊之也其末曰鋒言若鋒刺之毒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其室曰削削峭也其形峭殼裏刀體也室口之飾曰琫琫棒也棒來口

也下末之飾曰璆璆卑也在下之言也巨刀曰拍俾帶時拍體旁也

又曰露拍言露見也佩刀在佩旁之刀也或曰容刀為刀形而幾刀備容儀而已剪刀剪進前也書刀給書簡札有所刊削之刀也封刀鉸刀皆隨時名之也

說文曰刀兵也象形剗

五各切

刀劔刃也削俾也歌剗曲

刀也

鞞布頂切剗居綺切剗居衛切

字林曰璆佩刀下飾也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璆佩刀飾

也

太公兵法曰刀之神名曰脫光

尚書曰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孔安國注曰寶刀赤刀削也大訓虞

書也

詩曰執其鸞刀

又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舟帶也

禮記曰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

左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為宰子產曰猶未能操刀而使

割也

穀梁曰孟勞

魯之寶刀也

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春秋繁露曰禮之所為興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
春秋演孔圖曰八政不中則天雨刀

史記曰郭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酌子曜切非其

任強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

漢書曰昭帝遣李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歸漢也

又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而佩犢者也

又曰蓋寬饒奏事上以為怨謗下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又曰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征大宛軍中無水拔佩刀刺
山飛泉涌出

又曰王尊為東平王相王曰願觀相國佩刀尊前引刀
視王

後漢書班固與弟超書曰竇侍中遺仲升楚騰陵錯橫
刀璣皂削一枚金錯半垂刀一枚

又曰河南尹朱雋董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
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污我刀

續漢書輿服志曰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半蛟魚鱗
金漆錯雌黃室五色諸侯黃金錯環挾半杖墨室公卿
百官皆淳墨不半杖小黃門郎雌黃室中黃門郎朱室
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
蛟為標口之飾乘輿者加翡翠山紆嬰其側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
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用施上嘉其才
以繁亂絲付儲使理之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

勢臨事宜然

又曰應奉得賜金錯把刀

東觀漢記曰朱暉字文季年十三與外氏家屬入宛城
道遇賊欲奪婦女衣暉拔刀曰錢物可得諸母衣不可
奪今日朱暉死也賊義之笑曰童子內刀遂放遣

又曰賜鄧遵金對鮮卑緄帶一具金錯刀五十辟把刀
墨再屈環橫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

又曰祭遵襲畧陽遣護軍王忠皆持鹵刀斧伐樹開道

至畧陽襲隗囂

又曰班超曰臣乘聖威神出萬死之志冀立鉏刀一割之用

又曰馬嚴為陳留太守建初中嚴病遣功曹吏李龔奉章詣闕上親召見龔問疾形狀以黃金十斤佩刀書刀革帶付龔賜嚴遣太監送方藥

又曰張步攻耿弇營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獻帝春秋曰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董卓無道欲身自
殺之挾佩刀詣卓孚語畢辟出卓至閤執手孚因引刀
刺卓卓多力却不中即殺孚

英雄記曰董卓謂袁紹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
天下健者豈唯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
奔冀州

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告玄德遂亦不知久而覺之
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之宣白是時曹公在宛玄德

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告我不亦大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誠不足以解忿亦耻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也

魏志曰王祥事後母至孝後母嫉之伺祥卧以刀斫之值祥出外持刀斫着被祥知不言如故

又曰許褚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為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

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

又曰典韋陳留人形貌魁梧膂力過人好節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禮為讎韋為報之禮故富春長備怨甚謹韋乘車載鷄酒偽為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禮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去禮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之

魏武帝令曰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適成先以一與五官

將其餘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文學將以次與之
吳志曰孫堅至錢塘會海賊掠賈人堅行操刀上肆以
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以兵以還遮收賊賊望見為官
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

又曰孫權以公孫淵稱蕃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
燕王張昭諫切權不能堪按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
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衆折
孤孤常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見用而每竭

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耳因泣涕橫流權擲刀置地與昭對泣

吳書曰凌統怨甘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得讎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徙屯

江表傳曰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曹操者與此案同

蜀志曰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凡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慄慄

王隱晉書曰衛瓘監軍護軍鍾會素與瓘至厚坐則同牀行則同輿會書板上欲殺胡烈等示瓘瓘言不可會自削弃反問瓘何許聞消息相疑益露瓘厠上見烈故給使令出語三軍會逼瓘不得議定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

陸機晉書曰王濬之在巴郡也夢懸四刀於其上甚惡

之濬主簿李毅拜賀曰夫三刀為州而見四刀為益一也明府其臨益州乎後果為益州

晉中興書曰初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固強乃受祥為司空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輩凡汝後必興足稱此刀故以相與覽後奕世賢興於江東

又曰孫恩者亦名靈秀瑯琊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事五

斗米道恩叔泰字敬遠師事錢塘杜子恭弟子子恭有
內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送相還刀主
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為神效往往
如此

又曰郭翻武昌人墜刀於水路人為取翻仍以與之路
人不取至於三四固辭翻曰爾尚不取我豈能復得路
人曰我若取此將為天地鬼神之所責矣翻知其終不
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然乃復驚沒為取之翻於是不

逆其意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矣

晉書曰元帝以劉琨為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
琨荅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截二虜

又載記曰慕容翰北投宇文歸既而逃還歸乃遣勁騎
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反而吾
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汝可百步豎刀
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
一發便中刀鏢追騎乃散

又曰赫連勃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
十萬人於朔方出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
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為名阿利性尤工巧
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
之勃勃以為忠故委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
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
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
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

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
復鑄銅為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
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
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名贖字宣遠不豫徙御延
昌殿乘輿始登階而殿屋鳴咤上惡之詔曰我識滅之
後身上着盡天衣純烏犀導常所服身刀長短二口鐵
環者隨我入梓宮

北齊書曰綦毋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

鋌數宿則成鋼以柔鋌為刀脊浴以五性之溺淬以五持之脂斬甲三十札今襄國治家所鑄宿鐵柔鋌是其遺法也刀猶甚快利但不能截札耳

梁書曰席闡文為西中郎中兵叅軍領城局梁武帝之將起兵闡文蕭穎胄同焉仍遣容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

南史曰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都下景平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為總角容貌

美麗狀似婦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還鄉里文帝見而
問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帝改名子高
性恭謹恒執備身刀

唐書曰李嗣業京兆高陵人也身長七尺壯勇絕倫天
寶初隨募至安西頻經戰鬪于時諸軍初用陌刀嗣業善
用之每為隊頭所向必陷

又曰王及善初除右千牛衛將軍高宗曰朕以卿忠謹
故與卿三品要職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佩大橫刀

在朕側知此官貴否

河圖曰慳目勇敢重瞳天雨刀楚之邦

宋均注曰項羽

遁甲開山圖曰神芝五色生於名山之陰五色雲氣覆之其味甘苦以銅刀收之

又曰霍山王有石芝生大石上萬人牽終不拔以竹刀割之即斷

太公六韜曰大魯刀重一斤長四尺三百枚

傳成奏事曰尚書舊奏給介士二百人人給大銅口刀

各一枚

博物志曰周書云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浣

布汙燒之則潔切玉刀切玉如泥

一云切玉如螞蟻

布漢魏世

有獻者刀則未聞

崔豹輿服注曰吳大皇帝有寶刀三一曰百鍊二曰青

犢三曰漏影

拾遺記曰帝解鳴鴻刀賜東方朔朔曰此刀黃帝時採

首陽之金鑄為此刀雄者已飛雌者獨在

一出洞冥記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文先是夷奴初牧牛洞中得鯉魚
私將還欲食之其主檢求文恐因曰將礪石還非魚也
主往看果是石文知異看石有鐵鑄石為兩刀呪曰魚
為刀若斫石入者文當為此國王斫石即入人情漸附
之

裴淵廣州記曰石林竹勁利削為刀切象皮如織茅

楊泉物理論曰古有阮師之刀天下之所寶貴也阮之
作刀受法於金精之虛七月庚辛見金神於冶監之門

其人光色煒燿向神再拜神執其手曰子可教也阮致
之間宴設饌而問焉神教以水火之齊五精之陶用陰
陽之候取剛軟之和行其術三年作刀千七百七十口
而喪其明其刀平背狹刃方口洪首截輕微絕絲髮之
系斫堅剛無變動之異世不恡百金精求不可得也其
次有蘇家刀雖不及阮家亦一時之利器也次有陽紀
趙青間皆不能繼

虞喜志林曰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

數魏武帝內戒令曰百鎮利器以辟不祥攝服姦宄者也

搜神記曰宮亭湖孤石有估客下都逕其下見二女子云可為買兩量絲履自厚相報估客至都有好絲履并箱盛之自市一書刀亦在箱中既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刀湖中正汎忽有鯉魚跳入船中破魚得刀祖台志慳曰廷尉徐元禮嫁女從祖與外兄孔正陽共詣徐家道中有土墻見一小兒裸身正赤手持刀長五

六寸企牆上磨甚駛獨語因跳車上曲蘭中坐反覆視
刀輒舐之至徐家門前桑樹下又跳下坐灰中復更磨
刀日晡新婦就車中見小兒持刀入室便刺新婦新婦
應刀而倒扶還解衣視小腹紫色如酒盤大炊頃便亡
鬼子出門舞刀上有血塗桑樹火燃斯須燒

神異經曰南荒之中有如之何樹三百年作華九百歲
作實實有核形如棗子長五尺金刀割之則飴木刀割
之則辛食之得地仙

列仙傳曰丁次卿者不知何許人也漢順帝時賣刀遼東市時人名之丁氏次卿有寶刀

神仙傳曰蜀人李阿傳世不老有古强者隨阿入青城山恐有虎狼取父大刀阿見而怒取强刀以擊石刀折散强竊憂刀敗阿復取刀左右擊地刀復如故還强也列異傳曰有神王方平降陳節方家以刀一口長五尺一長五尺三寸名泰山環語節方曰此刀不能為餘益然獨卧可使無鬼入軍不傷勿以入廁溷且不宜久服

三年後求者急與果有載車以錢百萬請刀

錄異傳曰有王更生者為漢中太守郡界有袁氏廟靈
響更生過廟祭去而遺其刀遣小吏李高還取李高見
刀在廟牀上高進取去仰見座上有一君着大冠袍衣
頭鬚半白謂高曰可取還如言不道後吾當祐汝高還
如言不道後高仕為郡守當復遷為郡高時年已六十
餘祖高者百餘人高乃道昔為更生小吏見遣至廟所
取遺刀見廟神使吾莫道至今不敢道然心常以欺君

為慙言畢此刀立刺高心下須臾死

廬江七賢傳曰漢武帝出淮陽到舒不覽城問曰此卿名何陳翼對曰卿名不覽上曰萬乘主所問不祥耶欲舉燔之翼曰臣言不欺佩刀當生毛欺則無毛也視之刀有毛長寸乃不燔

烈士傳曰專諸一剛刀置魚腹中以刺王僚

列女傳曰龐娥親者酒泉龐子夏妻趙君安女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三子遭疫而死壽大喜娥親聞曰李壽

汝莫喜焉知娥親不手刃汝耶乃陰市刀志在殺壽後於都亭奮刀斫壽刀折拔壽佩刀斷壽頭詣獄請死詔赦之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諸王殺其國人以刀斫刺往往有不入者以汗露塗刀刃斫之乃入國人名之曰蟬也

蒲元傳曰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嘗於斜谷為諸葛亮鑄刀三千口鎔金造器特異常法刀成白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

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江水君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猶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云雜八升何故言否取水者方叩頭首伏云實於涪津渡負倒覆水懼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於是咸共驚服稱為神妙刀成以竹筒密內鐵珠滿其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若雜生荔故稱絕當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環者是其遺範也

費禕別傳曰孫權以手中嘗所執寶刀贈之禕荅曰臣

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
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不負東顧

桂陽先賢畫讚曰成武丁以疾而終殮畢其友從臨武
縣來至郡道與武丁相逢友曰子欲何之而不將人荅
曰今吾南遊為過報小兒善護大刀到其門見其妻哭
泣問之荅曰夫没友大驚曰吾適與相逢乃發棺視了
無所見遂除纒經而心喪之咸以武丁得神仙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五